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一回 楔子

上海地方，為商賈麇集之區，中外雜處，人煙稠密，輪舶往來，百貨輪轉。加以蘇揚各地之煙花，亦都圖上海富商大賈之多，一時買棹而來，環聚於四馬路一帶，高張豔幟，炫異爭奇。那上等的，自有那一班王孫公子去問津；那下等的，也有那些逐臭之夫，垂涎著要嘗鼎一臠。於是乎把六十年前的一片蘆葦灘頭，變做了中國第一個熱鬧的所在。唉！繁華到極，便容易淪於虛浮。久而久之，凡在上海來來往往的人，開口便講應酬，閉口也講應酬。人生世上，這「應酬」兩個字，本來是免不了的；爭奈這些人所講的應酬，與平常的應酬不同。所講的不是嫖經，便是賭局，花天酒地，鬧個不休，車水馬龍，日無暇晷。還有那些本是手頭空乏的，雖是空著心兒，也要充作大老官模樣，去逐隊嬉游，好像除了徵逐之外，別無正事似的。所以那「空心大老官」，居然成為上海的土產物。這還是小事。還有許多騙局、拐局、賭局，一切希奇古怪，夢想不到的事，都在上海出現。於是乎又把六十年前民風淳樸的地方，變了個輕浮險詐的逋逃藪。這些閒話，也不必提，內中單表一個少年人物。這少年也未詳其為何省何府人氏，亦不詳其姓名。到了上海，居住了十餘年。從前也跟著一班浮蕩子弟，逐隊嬉游。過了十餘年之後，少年的漸漸變做中年了，閱歷也多了；並且他在那嬉游隊中，狠狠的遇過幾次陰險奸惡的謀害，幾乎把性命都送斷了。他方才悟到上海不是好地方，嬉游不是正事業，一朝改了前非，迴避從前那些交遊，惟恐不迭，一心要離了上海，別尋安身之處。只是一時沒有機會，只得閉門韜晦，自家起了一個別號，叫做「死裡逃生」，以志自家的悼痛。一日，這死裡逃生在在室坐得悶了，想往外散步消遣，又恐怕在熱鬧地方，遇見那徵逐朋友。思量不如往城裡去逛逛，倒還清淨些。遂信步走到邑廟豫園，遊玩一番，然後出城。正走到甕城時，忽見一個漢子，衣衫襤褸，氣宇軒昂，站在那裡，手中拿著一本冊子，冊子上插著一枝標，圍了多少人在旁邊觀看。那漢子雖是昂然拿著冊子站著，卻是不發一言。死裡逃生分開眾人，走進一步，向漢子問道：「這本書是賣的麼？可容借我一看？」那漢子道：「這書要賣也可以，要不賣也可以。」死裡逃生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漢子道：「要賣便要賣一萬兩銀子！」死裡逃生道：「不賣呢？」那漢子道：「遇了知音的，就一文不要，雙手奉送與他！」死裡逃生聽了，覺得詫異，說道：「究竟是甚麼書，可容一看？」那漢子道：「這書比那《太上感應篇》、《文昌陰騭文》、《觀音菩薩救苦經》，還好得多呢！」說著，遞書過來。死裡逃生接過來看時，只見書面上黏著一個窄窄的簽條兒，上面寫著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」。翻開第一頁看時，卻是一個手抄的本子，篇首署著「九死一生筆記」六個字。不覺心中動了一動，想道：「我的別號，已是過於奇怪，不過有所感觸，借此自表；不料還有人用這個名字，我與他可謂不謀而合了。」想罷，看了幾條，又胡亂翻過兩頁，不覺心中有所感動，顏色變了一變。那漢子看見，便拱手道：「先生看了必有所領會，一定是個知音。這本書是我一個知己朋友做的。他如今有事到別處去了，臨行時親手將這本書托我，叫我代覓一個知音的人，付托與他，請他傳揚出去。我看先生看了兩頁，臉上便現了感動的顏色，一定是我這散友的知音。我就把這本書奉送，請先生設法代他傳揚出去，比著世上那印送善書的功德還大呢！」說罷，深深一揖，揚長而去。一時圍看的人，都一哄而散了。

死裡逃生深為詫異，惘惘的袖了這本冊子，回到家中，打開了從頭至尾細細看去。只見裡面所敘的事，千奇百怪，看得又驚又怕。看得他身上冷一陣，熱一陣。冷時便渾身發抖，熱時便汗流浹背；不住的面紅耳赤，意往神馳，身上不知怎樣才好。掩了冊子，慢慢的想其中滋味。從前我只道上海的地方不好，據此看來，竟是天地雖寬，幾無容足之地了。但不知道九死一生是何等樣人，可惜未曾向那漢子問個明白；否則也好去結識結識他，同他做個朋友，朝夕談談，還不知要長多少見識呢。

思前想後，不覺又感觸起來，不知此茫茫大地，何處方可容身，一陣的心如死灰，便生了個謝絕人世的念頭。只是這本冊子，受了那漢子之托，要代他傳播，當要想個法子，不負所托才好。縱使我自己辦不到，也要轉托別人，方是個道理。眼見得上海所交的一班朋友，是沒有可靠的了；自家要代他付印，卻又無力。想來想去，忽然想著橫濱《新小說》，銷流極廣，何不將這冊子寄到新小說社，請他另闢一門，附刊上去，豈不是代他傳播了麼？想定了主意，就將這冊子的記載，改做了小說體裁，剖作若干回，加了些評語，寫一封信，另外將冊子封好，寫著「寄日本橫濱市山下町百六十番新小說社」。走到虹口蓬路日本郵便局，買了郵稅票黏上，交代明白，翻身就走。一直走到深山窮谷之中，絕無人煙之地，與木石居，與鹿豕游去了。